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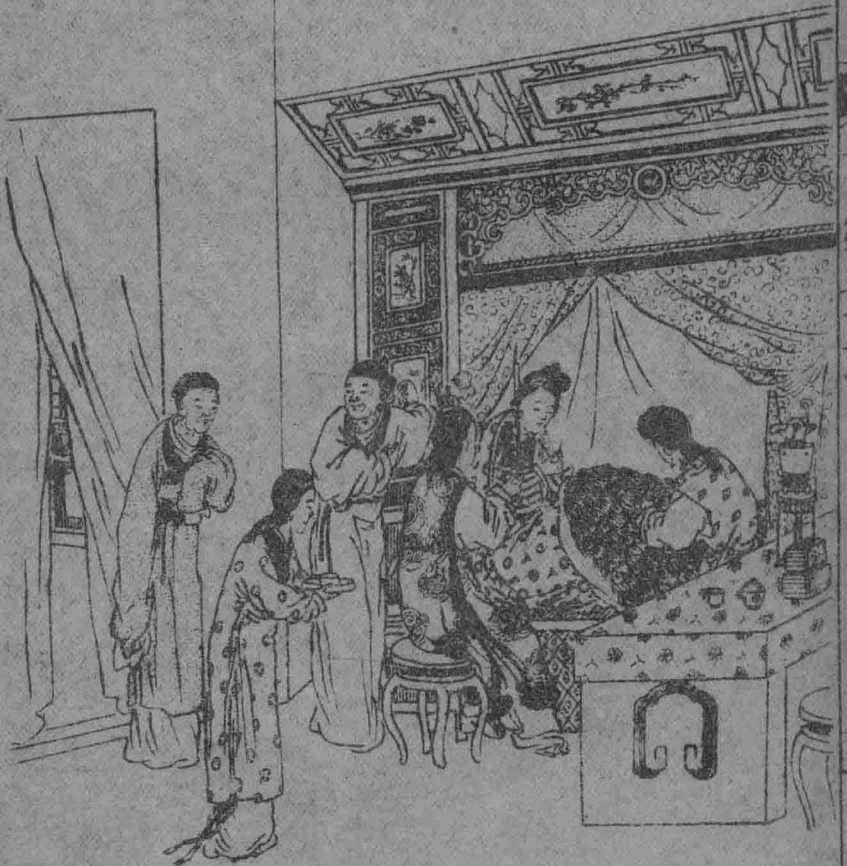
卷八

全圖增評金玉緣

薛小雅新編
 懷古詩
 胡庸墨龍圖
 虎狼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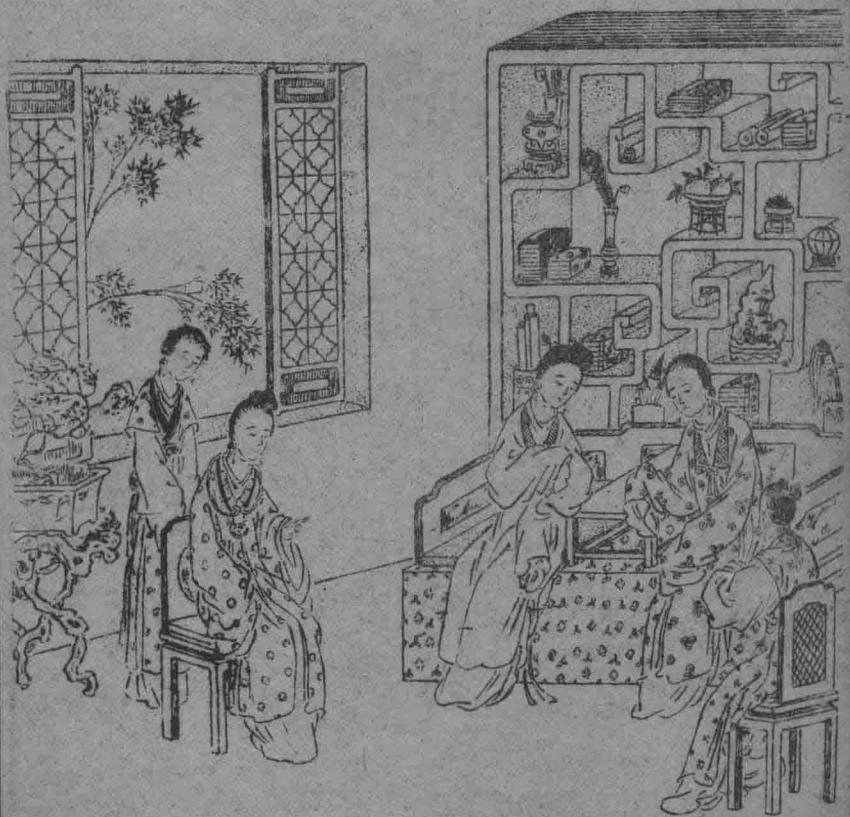
俏年兒
 情旖
 蝦鬚觸
 勇晴
 更病補
 雀毛
 裹



辱親女愚妻
爭鬪氣
欺幼主刁奴
蓄險心



敏 探春 興 利除 宿 弊賢 寶 欽小 惠 金大 體



評曰

交趾懷古

似馬山

招軍俗名

喇叭廣陵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懷古似

增詳加批金玉緣圖說卷八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蝶鄉仙史評記

赤壁懷古

赤壁沉埋水不流

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

無限英雄在內遊

交趾懷古

銅柱金城振紀綱

聲傳海外播戎毛

馬援自是功勞大

鐵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伴女身

無端被詔出凡塵

牽車大抵難休絕

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

三齊位定蓋棺時

寄言世俗休輕鄙

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蟬噪鴉棲轉眼過

隋堤風景近如何

只緣古盡風流疏

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李懷古

衰草殘花映淺池

冰絳猶虛曲中悲

六朝樓榭多如許

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

冰絳猶虛曲中悲

漢家制度誠堪笑

櫟標應飯萬古羞

馬冤懷古

寂寞脂痕積汗光

溫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道得風流跡

此日衣裳尚有香

蒲東古懷古

小紅曾賤一身輕

私掖偷攜強撮成

雖被夫人時吊起

己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不在梅邊在柳邊

個中誰拾畫娥娟

團圓莫憶春看到

一別西風又一年

衆人看了都稱奇妙。寶琴以一首子足頭半天下所過名山大川道勝蹟皆是廣其前見寶釵先說道：「前首都是史鑑上有據的，後首都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一首。」寶釵道：「這寶琴姐也忒聰明，桂枝鼓瑟，嬌揉造作了兩首，雖難於史鑑上無考，但原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底里，難道這們連兩本戲也沒見過不成？那三歲的孩子也知如何，況這們探春便道：『這話正是了。』李紈又這況，且他原走到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說傳說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跡來，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便是關夫子的墳到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身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沒據的？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為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那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有古來有名賢的人，那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蹟更多。如今這兩首詩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於求的籤卦，都有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皆知，說說的情況，且並不是看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了。西廂記牡丹亭目為邪書，這也無妨。只當留著，老農生出大議論，見賢亦是不妨。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寶釵道：「這詩雖難，作始於深處，而反言之，且這也無妨。只當留著，賜教者幾句，不與心語兒等。」

夫人聽了，便說：「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命他酌量辦理。鳳姐答應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着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了，頭兒跟了襲人去外面，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兩太車，你們帶著坐一輛小車，給了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至鳳姐道：「那襲人是箇有事的，你告訴說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祇衣裳拿著，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爐也拿好的，臨走時叫他先到這裏來，我纔可頭出去。」如許。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戴

人之意見
順借乎兒
送給那烟
烟雲正
合鳳姐之
意真是一
對有心人
對人母死
引惹接文
許多哀事
又為晴雯
寶玉之由
及晴雯得
病之根
太醫診脈
看月晴雯
手上下根
指中長二
三寸預為
六十七回
晴雯臨危
時咬下脂
寶玉伏幾
痛哭生
給醫生
煎湯服
給公子不
和物力及
平日一切
俱係人
料理亦是
補焉暗觀
法

了兩個丫頭與周瑞家的拿著手爐暖手。鳳姐看人頭上戴著幾枝金釵珠釧倒也華麗。又看身上穿著桃紅百花刻線銀鼠絨長套裙。外面穿著青緞皮鼠褂。鳳姐笑道：「這三件衣裳都是太太的。」（鳳姐抄本實了）你倒是好的。但這件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著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笑道：「太太就給了這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趕年下再給太太的。」（無名氏抄本實了）呢鳳姐笑道：「我到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兒出的不好。正要改去也罷。先給你穿去罷。等年下太太給你做的時節。我再改罷。」鳳姐道：「你這我的一樣。眾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這話。成年家大手大腳的。冒太太不知背地理賠墊多少東西。真真賠的是說不出來的。那裡又和太太算去偏這會又說這小話。取笑兒來了。」鳳姐兒笑道：「太太那里想的到這些。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體面。而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眾人打扮體統了。豈可我得箇好兒也罷了。一個一個燒糊了的餛飩子似的人生笑話。我說我當家倒把个再出個花子來了。」眾人都嘆說：「誰似奶奶這樣聰明。在上體貼太太。在下又疼顧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拿出來與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箇彈墨花綾水紅綢褂子。夾色祇裡面只包著兩件半舊綿袄與皮褂子。鳳姐又命平兒把一箇五色綢裏的哆囉呢包袱拿出來。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下）平兒走出來一件是舊大紅猩猩毡的一件是半舊大紅羽緞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這猩猩毡的把這件順手帶出來。叫个給邢大姑娘送去。昨兒那鹿大雪人人都穿著。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緞的。十來件大紅衣裳。賊大雪好不齊整。只有他穿著那幾件舊衣服。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惱。兒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罷。」（襲人批肩縮背實屬可恨）鳳姐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箇還花不殺。再添上你提著更好了。」眾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疼愛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氣的。只以東西為事。不顧下人的姑娘。那裡敢這樣。」（襲人批）我再看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者又囑咐襲人道：「你媽要好。就能要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發人來回我。我再打發人來給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他們的鋪蓋和梳頭的家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知道這規矩的。也不用我吩咐了。周瑞家的答應道：「知道。我們這去到那里總叫他們的人迴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內房的。」（將人安能望見顏色）說者跟了襲人出去。又吩咐小廝預備燈籠。送坐車往家來。（襲人批）鳳姐道：「不在話下。這程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媽媽喚了兩箇來吩咐道：「襲人只怕不來家了。你們素日知道那箇大丫頭和好友。派出來在寶玉屋裡上夜。你們也好好生照管著。別由著寶玉胡鬧。兩個嬷嬷答應著去了。」一時來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裡。我們四個原原是輪流著當上夜的。鳳姐聽了點頭又說道：「晚上催他早睡。早晨催他早起。老嫗嫗們答應了。自回園去。」一時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說襲人之母著已得病。不能回來。鳳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著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莊嚴實實看著晴雯。一月二人打點當當送去之後。晴雯鳳月皆卸罷妝。脫換過裙衫。晴雯只在簾籠上圍坐。麝月笑道：「你令兒別妝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淨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日。麝月笑道：「姐姐。我鋪牀。你把那穿套鏡的盒子放下。上來上頭的刻子刻了。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著便去與寶玉鋪床。晴雯嘆了一聲。笑道：「人家纔生暖和你。你就來鬧。此時寶玉坐著納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聽見晴雯如此說。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鏡套。上消息進來。笑道：「你們暖和我都弄完了。晴雯笑道：「終久暖和不成就又想起來。湯婆子還沒拿來。呢。」（鳳月道這難為你想想他素日又不愛湯婆子們那裏。）又暖比不得那屋裡。炕冷。令兒可以不。用寶玉笑道：「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睡。了我這外邊沒箇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這裡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已一黑。麝月早已放下簾幔。陰陰霞霞。

待寶玉下。大方睡時，雲香在簾前上房，便在簾外邊坐三更。這寶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可知半夜裏因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己醒了方想這襲人不在家，自己也好起來。晴雯已醒，因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却在傍邊，還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麝月翻身打個哈欠，笑道：「叫襲人與我什麼相干？」言出有這因問做什麼？寶玉說：「要吃茶。」麝月忙起來，穿著紅袖小綿袄，寶玉道：「披了我的皮袄再去。」仔細冷著，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著起來的一件貂裘滿襟，暖烘烘披上，下去向盆內洗手。先倒了「一鍾溫水」，大嗽。寶玉道：「漱了口，然後纔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溫水過了，向燂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己也漱了。」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賞我一口。」兒呢？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日晚上你別動我，伏侍我一夜，如何？」麝月聽說，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一半碗茶與他吃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着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頭有個兒等着呢。」寶玉道：「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着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漱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房門，獨去起。麝月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去，便欲唬他，頭要仗着素日比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著小袄，便躡手躡腳的下，意蘊蘊後出來，寶玉勸道：「你凍着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覺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唬他，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來了。」晴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裏就唬死了他？偏你慣會這麼嚇唬人。」襲人等道：「寶玉道：『不為唬壞了他，頭一件你凍着也不行。』」則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驚醒了別人，不說僧們是頑意，倒反說襲人纔去了一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把我這邊的被掖掖罷。」晴雯聽說，便上來掖了一掖，伸子進去，就渾一渾寶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着凍着，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覺冰冷。」解脫寶玉道：「快進來，滾滾罷。」一語未了，只聽喀噠的一聲，門響，麝月慌慌張張的笑着進來，說道：「晴雯跳了一跳，好的黑影，子裡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蹲着，我纔要叫喊，原來是那箇大錦雞兒，人一飛飛到院裏來，我纔見了。」即係成其真，非引子，雖不至若冒冒失失，一嚷，倒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道：「說晴雯出去了，我怎麼沒見？」一定是耍唬我去了。寶玉笑道：「這不是他，不在這裡，屋裏呢？」我若不覺得快，可是倒唬了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怪的了。」一面說，一面仍回自己已被中去。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鳥的打扮兒，伶伶俐俐的，出去，不成實實？」寶玉道：「可不只是這麼出去？」麝月道：「你死，不檢好日子，你出去白站一站兒，把皮不凍破了？你的說着，又將火盆上的銅單揭起，拿火鉗重將炭火埋了一埋，拈了兩塊，速着放，上仍舊了。」李母後重別亮了燈，方纔睡下。晴雯因方纔一冷，如今又一暖，不覺打了兩個噴嚏。寶玉嘆道：「如何到底傷了風了？」麝月笑道：「他早起，就說不受用，日也沒吃碗正經飯，他這會子不說保養着，還投弄人，明兒病了，叫他自己自受的。」寶玉問道：「頭上可熱？」晴雯道：「不相干。」那裏就這麼嬌嫩起來了？說着，只聽外間房內桶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外間值宿的老嫗，咳嗽了兩聲，因說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說。」笑說：「寶玉方悄悄的，笑道：『你們別說話了，着又惹他們說話，說着大家睡了。』」至次日起來，晴雯要覺有些異樣，最重，頓覺動彈，寶玉道：「快不要聲張，太太知道了，又吵你。」攛了家去。意應前，前家裏，縱好到底冷些，不如在這裡，你就在裡間屋裡，躺着我，叫人請了太太，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照照就是。」晴雯道：「難如此說，你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來了，人問起來，怎麼說呢？」寶玉聽了，有理，便叫一箇老嫗，嬌來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祇冷着了，不是什麼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種重沒有人了，傳一箇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照照別回太太去。」老嫗嬌去了，半日，來回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兩劑藥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家去的，為是如今，晴雯不好沾染了，別人事小，姑奶奶的身子，要緊。」晴雯正睡在榻間。

裡口管咳嗽了這話氣的說道我那裡就害瘟病了一生怕招人我離了這裡看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疼腦熱的說着便直着走來他笑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昔又愛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正說時人回太太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案後面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箇太醫進來這裡的丫頭都迴避了有三四箇老嫗嫗放下燒開上的大紅綉幔重從幔中單伸手出去那太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三寸長甲為咬下根本尚有鳳仙花染的通紅的痕跡如此觀之便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嫗嫗忙拿了一塊手帕掩了那太醫女診了一回脈起身到外間向嫗嫗們說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內滯近日時氣不好竟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兩劑藥疎散就好了說着便又隨妻子們出去彼時李紋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了環迴避太醫只見了園中景致並不曾見箇女子一時出了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嫗嫗道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咳嗽恐怕還有話問那太醫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男女之別思恐誤傳思恐誤傳老爺是那屋子竟是綉房又是放下慢子來照的如何是位爺呢老爺答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兒請了一位新太醫來才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兒的那人是屋裡的丫頭倒是個大姐那裡是小姐的綉房小姐病了你那屋裏容易就進去了極易有紫蘇桂枝防風荊芥等藥後面又有枳殼麻黃寶玉道該死該死他拿着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治如何使得遇他有什麼內滯這松葉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箇熱的來罷老嫗嫗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太醫去倒容易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的這馬錢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錢少道少不好也得一兩銀子纔是我們這樣門戶的禮馬錢俗謂利市玉道王太醫來了給他多少錢寶玉道王太醫和張太醫常常來也並無個給錢的不過每年四兩一打畢竟送禮那是二定的年例這箇新來了一湊須得給他一兩銀子寶玉聽說使命着去取銀子麝月道還不知花大姐姐攔在那裏呢寶玉道常見他在那小螺甸櫃子裡金錢錢和我你找去說着二人來至襲人堆東西的房內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桶都是些簪環釵子香餅盒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一桶却有幾串錢於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箇小篋箱內放着幾塊銀子倒也有一桿銀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子提起錢子來問寶玉那是一兩的星兒寶玉笑道你問的我有趣把你倒成了是纔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寶玉道揀那大的一塊就是了又不做買賣真這些做什麼不知難處便放下錢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別少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得錢子倒說得他們有心小氣似的極易像丫頭站在門口笑道那是五兩的定五來了牛個這一塊至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空點姑娘收了這塊揀一塊小些的麝月早關了櫃子出來笑道誰又我去多些你拿去了完了寶玉道你只快叫姑爺再請太太去就是了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理一時姑爺果請了王太醫來先診了脈後說病症也與前相仿只是方子上果沒有枳殼麻黃等藥倒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那分兩較先又減了些寶玉道這纔是女孩兒們的藥雖疎散也不可太過甚耳我病了都是傷寒內裏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殼是弄狼虎藥我和你們就如秋天丟兒送我的那纔開的白海棠是我經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經得起白海棠之前晴雯比如人家攻裡的大楊柳着着枝葉茂盛却是空心子的麝月笑道野坡裡只有楊柳難道就沒有松柏不成最討人嫌的是楊柳那麼大樹只一點兒葉子沒一點風兒他也是亂響你偏要比他你也太王流了園中松柏何物多矣寶玉笑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夫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呢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不害臊的纔是混比呢說着

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賣玉命把藥的銀錫子取了出來就命在火盆上煎時安國說正經給他們茶房裡取去弄的這屋裡藥氣如何使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花香還香得雅呢神仙採藥藥再高金進士採藥藥最妙的一付東西我止想這屋裡各處都齊了只少藥香如今恰金上有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燂上又囑咐廚子打點些東西叫個老姑姑去煮着飯人勸他少喫些點心一安當方過前邊來寶玉夫人處問安吃飯正值鳳姐兒和賈母主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後天嫂子帶着姑娘們在園子裏吃飯等天暖了再來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是好主意到風下雪倒便宜吃東西受一冷氣也不好空心走來一肚子冷氣要緊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園子後門裡頭的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的挑兩箇廚子女人在那裏單給他姊妹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管房裡弄了去或要錢要東西那些野雞獵狗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廚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事樣的分例這裡添了那裏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受了冷飢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替得住就連寶玉兄弟也替不住況眾位姑娘都不是結實身子林黛玉身子弱豈止鳳姐說罷未知賈母何言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蟆鵝

勇晴雯病補鵲毛裘

話說賈母道正是這樣好下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太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惹我我願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你既這麼樣說出來便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嬌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因向王夫人等說道這今日我纔說這話素自我不說一則怕惹了鳳丫頭的臉二則眾人不願今日你們都在這裏都是經過過姑嫂的還有他這樣想得到的沒有鳳丫頭薛姨媽李嬌娘尤氏無不道真個少有別人不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算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嘆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鳳姐忙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世人都信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樣福壽雙全的可受只怕我明兒還像老祖宗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是言話妙天下無盡錦繡賈母笑道眾人都死了單剩你們兩箇老妖精有什麼意思中語賈母說的話眾人都笑上賈玉因記掛着晴雯等事便又回園裏來到屋中藥香滿室一人不見只有晴雯獨困於炕上臉上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燙手忙忙向爐上將手烘烘伸進被窩摸了一摸身上也是太熱了晴雯病勢我出去找他出去下兩個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什麼又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實玉道平兒不是那樣人況且他並不知道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我賈府有鬼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來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非欺取和兒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與他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為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只是疑他為什麼忽然又瞞起我來實玉笑道等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窗根下聽聽他說些什麼來告訴你說着是後門出去至堂下潛聽賈府悄問道你怎麼說得了的平兒道那日洗手時不見了二奶奶就不許叫喚出了園子即刻就傳給園裡各處的媽媽們小心訪查我們只疑是那姑娘的了頭本來文第四字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拿了起來也未可知是常道知有大誤不然者再不料定是你們這裡的幸而二奶奶沒有在屋裡你們這裡的宋媽來拿書這錫子就是小了頭發竟偷起來的被你看見來回二奶奶的我趕忙接了想實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意爭勝要強的對前奉理那那一年

設寫黛玉之多病實
 玉之多情
 四十六回
 為一段寫
 雪娥之漁
 色驚客之
 烈性四十
 七八回為
 一段叙薛
 蟠之出門
 香菱之進
 園四十九
 回至五十
 一回上
 一回中
 寫園中閑
 秀之多時
 杜之盛五
 十二回為
 一段寫晴
 雲之氣病

裏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該睡了只是睡不穩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偈們叫他起來穿好衣裳拾過這火箱去。（薛蟠）再叫他們進來老媽媽們已經說過不叫他在這屋裡怕過了病氣如今他們見偈們擠在一處又該勞叨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二人纔要叫時寶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來了頭子來收拾安了纔命秋紋等進來一同伏侍寶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已陰陰的只怕有雪穿不套毡子的罷寶玉點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便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建蓮紅薑湯來寶玉啣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火腿紫醬來寶玉啣了一塊又囑咐了晴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猶未起來知道寶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命寶玉進來寶玉見賈母身後寶琴面黃程睡著未醒賈母見寶玉身上穿著多色哆囉呢的箭袖大红猩猩毡盤金彩線石青粧緞沿邊的排穗褂賈母道下雪了麼寶玉道天陰着還沒下呢賈母便命鶯鶯來把昨兒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給他罷鶯鶯應了去果取了一件米寶玉看時金翠煙煌碧彩閃閃的不似寶琴所披之氅鶯鶯口裏說賈母道這件做雀金呢這是俄羅斯國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那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妹這件給你罷寶玉磕了一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瞧去再去寶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鶯鶯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鶯鶯發誓絕嬈之後也總不拿寶玉說話寶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迴避寶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著這好不好鶯鶯撒手便進賈母房中來了寶玉只得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然後又回至園中與晴雯麝月看過來回覆賈母說太太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我仔細穿別壞了賈母道就剩了這一件你還壞了也再沒了這會子特給你做這件也是沒有的事說著又吩咐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寶玉應了幾箇是老媽媽跟至廳上只見寶玉的乳兄李貴王和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啟周瑞六箇人帶着焙茗伴鶴錫鬚瑞紅四箇小廝背着衣包全看坐褥轎着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媽媽又囑咐他們些話六箇人忙應了幾箇是忙捧著漆盤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王和榮張若錦環繞錢啟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寶玉身後寶玉在馬上笑道周哥哥錢哥哥們打這門走罷自到了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書房裡天天鎖着爺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笑道雖鎖着也要下來的。（大家風氣）如此說錢啟李貴都笑道爺說的是使託懶不下來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一爺雖不好說爺也要勸兩句所有的不是都添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給爺禮了周瑞錢啟便一直往角門來正說話時頭見賴大進來寶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來抱住腿寶玉便在鐙上站起來笑着攜手說了幾句話接着又見個小廝帶着三十人拿着掃帚簸箕進來見了寶玉都順牆垂手立住獨魚背的小廝打了箇丫兒跪請爺安寶玉不知名姓只微微笑點點頭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於是出了角門外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廝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一出角門李貴等馬上馬前引一陣烟云去了不在話下這裡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天天說只會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

不是老君仙丹那有這樣靈藥你且靜養幾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着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裡損壞丟了了我病了都拿看膽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了一箇一箇的纔揭了你們的皮呢唬的小丫頭子定死忙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雯道別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說着只見麝月也走了我來了晴雯道你服藥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來呢這裡又放月錢了又散果子了你該跑在頭裡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麼死尸得往前湊了幾步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拿着一支膏向他手上一亂戳口內罵道要這公子做什麼粘不得針拿不動線只會偷嘴吃眼皮子又淺瓜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知敬懼了塵兒兒的亂喊麝月忙拉開被看晴雯瞞下道你纔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人要打多少打不

得這會子，蘭什麼時，便命人叫宋嬌娘進來，說道：「實二爺纔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你們竟很懶，實二爺當面使他，他攔嘴兒，不動聲色，人使他也背地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實二爺親自回來，太太就是了。（實二爺之意已決）宋嬌娘聽了，心下便知，獨子事發，因笑道：「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說實二爺今兒可叮嚀，萬萬的什麼花姑娘，草姑娘的，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宋嬌娘等花姑娘來，則實二爺道這罷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是去，晚也是去，早是清淨，一日宋嬌娘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見了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麼了？你姪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麼揮出去？到底給我們留個臉兒，晴雯道：「這話只等實二爺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有胆子問他去，他那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他總依了姑娘們，不依未必中用，比如方纔說話，誰背地裡，姑娘就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晴雯聽說，越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野，也攔我出去。」（其最大志願，月後實二爺道：「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攔得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巴巴的，寫了他的名字，各處貼着，叫着，去為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花子都叫得，何況我們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太太還說呢，這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的話，去可不叫著，名回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實二爺叫了，二百遍偏，嫂子又來挑這了，過一日，嫂子開了，在老太太跟前聽聽，我們當着，高兒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跟前，當些體統，差使成年家，只在二門外頭，混不得，不知道我們裡頭的規矩。」（實二爺月後利）這種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會，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來問你了，有甚麼分擔的話，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我二爺說話，家裡上下的，人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實二爺月後利）說着，便叫小了頭子，拿了擦地的布來，擦地，那媳婦聽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站，帶了，兒兒就來，宋嬌娘忙道：「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你女兒在屋裡一場，臨去時，也給姑娘們磕個頭，沒有別的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個頭，盡心罷了，怎麼說走就走，豈兒聽了，只得着身進來，給他兩個磕頭，又我秋紋等，他們也並不接他，那媳婦嘆氣，不敢言，抱恨而去，晴雯方纔又閃了風，着了氣，反覺更不好了，着騰，幸得，剛安靜些，只見實二爺回來，進門，就說：「實二爺月後利，問原故，實二爺道：「今兒老太太歡喜，喜的，給了這件褂子，誰知不防，後於子，上燒了一塊，幸而天晚了，老太太都不理，論一面脫下來，實二爺月後利，果然有指頭大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籠裡的火，進上了，這不值什麼，趕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蘭能幹，縫補匠，織上就是了，說着，便用包袱包了，教一箇媳婦送出去，說：「天亮就有纔好。」千萬別給老太太知道，婆婆子去了，半日，仍舊拿回來，說：「不但縫補匠，匠能幹，縫補匠，並做女工的，問了，都不認的，這是什麼，都不敢攬，實二爺道：「這怎樣，明兒不穿也罷了。」實二爺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說了，還叫穿過，這個去，吃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拿來，我照樣，照沒那福氣，穿就罷了，說着，實二爺月後利，便遞與晴雯，又接過燈來，細照一照，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的，如今俗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綫似的，界綫，只怕還可混的過去，界綫，是白言，此書針線，細如麝月，莫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種，除你還有誰會？界綫，晴雯道：「說不得，我拚命罷了。」（補衣用晴雯是作者自恨一實玉忙道：「這如何使得，纔好？」）如何做得，生活，晴雯道：「不用你蠅蠅，蠅蠅的，我自知，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跳，這是實二爺不住待，不做，又怕實二爺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挺着，日相，詳情，便命實二爺月後利，幫着，扣線，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這雖不很像，若補上，也不很顯。」

評曰 時疫為疾 補藥為難 第一事此 精實玉之 莫日美著 錄之所以 作及不忍 再按此來 實玉說倘 有好友是 正照其將 來之死晴 愛說那輕 就得病病 是反觀其 將來之死 實崇二國 公名諸借 恩賞祭祀 鋪出印好 莊頭送 年物銀兩 是反照將 來之豈抄 借莊頭問

寶玉道這就很好那裡又找俄羅斯國的裁縫去請要將裡子拆開用茶杯口大小一箇竹片釘錐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刻的裁縫鬆的然後用針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後依本紋回果織補補兩針又看有織補不上三五織便伏在枕上歇一會

抱括金寶玉在傍一時又問吃些滾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拿一件衣服斗蓬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拿個枕頭與他靠著急的晴雲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眼睛搥揉了那可怎麼好自己把病的怕旁人熱寶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補完又用小牙刷牙慢慢剔剔出毡毛來晴雲始終在手上看着是

照照笑說真真一樣了紅樓中第一等人居處又剛開之寶玉晴雲吸了幾陣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到了底不像我也不能再上咬粉了一聲便身不由主倒下了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寶玉見晴雲將雀巢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了頭子來替他捶着彼此捶打了一會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請大夫一時王太醫來了診了脈疑感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倒輕了這汗後失了調養非同小可

之劑實玉一面忙命人煎了一面嘆說這虛虛處處倘有箇好方都是我的罪孽晴雲睡在枕上喘道好二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裡就得了勞病了

了說有病快死云云晴雲得說實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雲此症雖重幸虧他素昔是個使力不使心的晴雲被再者素昔飲食清淡飽飽無傷這實玉中的秘法無論上下只一星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鐵為大次則服藥調養故於前一日病時就餓了兩三日又謹慎服藥調養是止第一病病然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幾日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吃飯飲食甚便實玉目能要湯要羹細細不必細說

兒治辦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貴州村補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不題且說貴珍那邊開了宗祠着人打掃收拾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遺真影像此時榮寧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這日算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客之妻打點送賈母這边的針線禮物止值了頭棒了一盞盤押歲銀子進來回說與兒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若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裡頭成色不等總領了二百二十個銀子說着遞上去尤氏看了一看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架定意的也有八寶聯春的尤氏命收拾起來就叫興兒將銀鑲子快快交了進來了環答應去了

我打發完兒關去了賈珍道偈們家雖不善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給那邊老太太送過去豈辨祖宗的供上則領皇上的恩下是託祖宗的福偈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箇有體面又是雷聲錫福除偈們這樣一大家之外那些世襲家官家若不信着越銀子拿什麼上供過年真止惠浩蕩想周到

第五十四回

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並不賞呢。賈珍聽了，笑向賈政等道：「你們聽他說的，可笑不可笑？」賈政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裡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他心裡總有這心，他不能作主，豈有不賞之理？按時搭節，不過是些彩綢古董，頑意兒，就是賞也不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一千多兩銀子，發什麼？這二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米頭一年，又連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花，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了。賈政笑道：「所以他們莊家，老實人，外明不知裡暗的事，黃柏木作了簪子，外頭體面裡頭苦。賈政又說：「笑向賈珍道：「果真那府裡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姨娘和舅老爺煩惱，說要偷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又是鳳姐兒的鬼，那裡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大了，實在賠得狠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心裡却有個真，還不至此田地，說着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裡賈珍吩咐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宗的米，將各樣取了些，命賈政送過榮府，裡去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餘着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臺底下，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分與他們，接着鳳家園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珍着着收拾完備，供完，報着趕披着一件猢猻猻大皮襖，命人在廳柱下石階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着着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是大家公子排場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做什麼？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老爺這樣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園子無事，沒進益的叔叔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閉着，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裡管事，家廟裡和尚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有和尚等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裡過，你還來取這？也太貪了。你自己照照，你家的可像？手裡使錢辦事的，先前你說沒進益，如今又怎麼了？比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裡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道：「你又支吾我。你在榮府裡幹的事，打諢我，不知麼？你到了那裡，自然是爺了，沒人敢抗違你。你手裡又有了錢，離着我們又遠，你就為王爺，霸起來，夜夜招聚匪類，賭錢，着老婆小子，這會子花得這個形容，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水棍去。纔罷着過了年，我同你二叔說，叫你回來，說着語備極凌辱，賈芹不迭致生遠意。我買紅了臉，不敢言。人回北府王爺送了對聯，荷包來，賈珍聽說，忙命書童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賈政去了。這裡賈珍攔住賈芹，着着領完東西，回房與兒兄吃畢晚飯，一宿無話。至次日，更忙，不必細說，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對聯，掛牌，新油了桃符，燭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暖閣，內廳，內三門，儀門，並內塞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墻下一色硃紅，大高燭，點的兩條金龍，二龍，次日由賈母有封告者，皆按品級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輪，帶領眾人進宮朝賀，行禮，領賞，畢回來，使到寧府，暖閣下，轉詣子弟有未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且說賈政是初次進賈祠，觀看一面細細留神，打諢這宗祠，原來寧府西邊另有一個院子，專油棚欄，內五間大門，上面懸一匾，寫着是賈氏宗祠，四個字。傍着特晉爵太僕，前翰林學院事，王希獻書。兩邊有一副長聯，寫道：

肝膽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也是王太傅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柏，月臺上設着古銅鼎彝等器，抱廈前面懸一塊九龍金匾，寫道：

星輝輔弼。

乃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塊關龍填青匾，寫道：

慎終追遠。傍邊一副對聯，寫道是：已後兒孫承福德，至今黎庶念蒸嘗。